

两代特工
十面埋伏

从方方面面了解到的情况来看,胡文轩对沁梅怀有深厚的感情,可能连胡文轩自己都没料到,他无意中剥夺了江静舟的父爱,但是同时也代替他给予了女孩另一份深沉的父爱。

后来在抗战时期,地下组织通过潜伏在胡文轩身边的我方人员,将沁梅巧妙地带走,送回根据地,送回她母亲身边。江静舟也从那位卧底同志的口中得知,回到上海的胡文轩发现沁梅失踪,千方百计寻找未果,他当时痛不欲生,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但是,毕竟自己才是沁梅的身生父

19 心里发酸

亲。此刻,看着两个人这样的父女深情,江静舟有点儿自嘲和感慨:自己是否太过冷漠和矜持了?你看人家胡文轩,见到久别的女儿,就那样冲上前去,没有半点儿迟疑,几乎是有点儿霸道地一把把孩子搂在怀中。对比自己,看到亲生骨肉站在眼前,也曾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,却那样僵硬地将手停在了半空中!

唉,想想也是啊!毕竟人家父女在一起生活了8年,可自己呢?想到这里,他无奈地摇头苦笑,心中再次感到一阵酸楚。

胡文轩和沁梅拥抱了好久,才松开手来,但两双手还紧紧拉在一起。

胡文轩边擦眼角的泪水,边端详女孩,不停地感慨:“阿梅,你这丫头,这些年跑到哪里去了?你不要我这个老爸了吗?没良心的丫头,我白养你了!”

他的语气与其说是责问,不如说是在向女儿撒娇。露出这样真情一面的胡文轩,让曾和他有多年兄弟缘分的江静舟觉得诧异和感动。

“爸,您才不老呢,和我记忆中的一样,和六年前一模一样!您不会老的,我不准您老!”沁梅对养父的半安慰半哄逗的娇憨语气听起来也是那样亲切、自然。

“咳咳……”江静舟忍不住咳了几声,他自己都听出其中满含酸意。

沁梅这才注意到自己父亲尴尬的表情,暗暗吐了下舌头。

这咳声也让胡文轩醒悟过来,这个江静舟还在身边!他的情绪也平静下来,拉着沁梅坐下,让她靠在自己身边,又回望江静舟,这才想起一个让他疑惑不解的问题:“咦?奇怪呀!怎么会是你!你怎么会和阿梅在一处呢?”

江静舟还未回答,沁梅已经忍不住要说些什么的样子,她看看两位长辈,神秘地一笑:“您二位都是我的亲人,我是寻亲来的!”

胡文轩不理睬养女的娇语巧笑,直视着江静舟,仿佛在坚持向他索要答案。

江静舟根本不看他,还是优哉游哉的神情,无所谓地一笑:“你先问问这孩子,她应该叫我什么?”

胡文轩这才用狐疑的眼光看向沁梅。

沁梅腼腆地笑笑:“表叔!”

胡文轩有点儿不可思议地又看江静舟:“她叫你什么?”

“表叔!”沁梅赶忙又叫了一声。

胡文轩挠挠头又摇摇头:“不对!你们没有单独接触过啊!没理由啊!致远,在上海时你们是见过一面的,可那时阿梅还小呢!后来……后来你又参加远征军去了缅甸那么久,这不过才回国半年,从哪里寻到我这个大宝贝的?”

“胡少将一向多疑,我其实懒得跟你解释,反正你也未必信,我又何必多言?”江静舟淡然一笑,撇撇嘴。

胡文轩又着急了:“你这个人怎么总这样啊?欺负我让着你是吧?如今可是当着孩子的面……”

“爸爸,我来解释……”

沁梅的话却被养父拦住:“我还是更想听江少将的解释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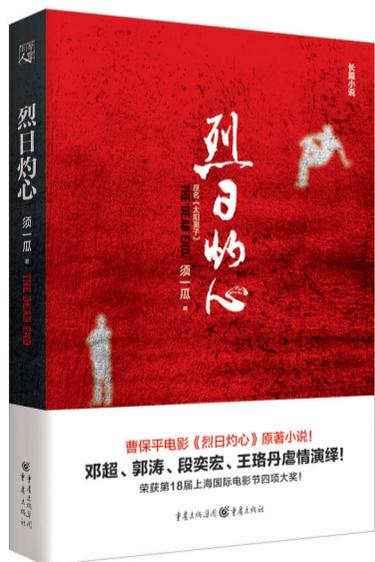
“好吧,都说过是当着孩子的面。”江静舟也做出配合的样子,“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,你怎么知道我和丫头没接触过?你难道忘了吗?你曾经亲自将她带到我身边,告诉我,你认定她和我有血缘关系。”

他的话里含着嘲笑和蔑视,胡文轩看看沁梅,难免感觉有点儿尴尬。

江静舟继续用揶揄的口气说:“其实我很明白你的用意,文轩兄!虽然我并不想理会你那些不高尚的想法和推测!但是,我心里也明白,沁梅就是我的亲戚小辈儿。这一点当年大哥也给我说了很多情况,有你不知道的,也有你不知道的。所以,在南京和后来在上海,我都暗中关注着孩子的一切!你以为你将她藏在你的府邸中,藏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,我就完全失去了她的信息吗?”

“好好好!你是搞特工的,我知道你的本事!”不知道为什么,当着沁梅的面,胡文轩息事宁人的想法充斥心间,他似乎莫名其妙就失去了和江静舟斗法的兴趣。

(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)



闭目窥罪
善恶一念

在区际干道上,黑色的高尔夫车风驰电掣。

两个人都补了一会儿觉,精神比天亮前好多了。辛小丰帮伊谷春点了一支烟,自己也点了一支。伊谷春的车速比来时慢了很多,但还很凶猛,一路有惊无险地飞驰着。辛小丰漠然地看着窗外飞速来去的险象环生的车辆景致。

伊谷春觉得辛小丰就是这样的人,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再危险的情形,几

35 你去过宿安吗

乎都激发不出他的惊呼。一支烟吸完了,辛小丰还是用左手手指头慢慢将烟头捻灭。伊谷春看着他,辛小丰似乎感到他在看,一开窗,把烟头扔了出去。外面是一片连绵的竹山,竹叶特别尖,像毛笔尖似的。

伊谷春说:“你们西陇有一种夏天的笋,叫绿笋,好吃极了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冬笋是最好吃的,到西陇吃过绿笋才知道,天下还有比冬笋更好吃的笋,绿笋比冬笋更清甜。”

辛小丰说:“吃绿笋的时间很短。”

伊谷春说:“他们说绿笋是长在溪水边的。我第一次是在师傅家吃到的。他老婆的家乡是个出顶级绿笋的地方,叫宿安,对不对?师傅说家里人带了一编织袋来,不赶快吃就老了,绿笋很娇气。师傅叫我们几个单身汉那天晚上到他家吃饭,是绿笋宴。一大锅排骨绿笋汤,一大盘清炒绿笋丝,这个菜后来又炒了三盘,大家还想吃。还有笋片爆腰花、笋丁炒鸭胗。我喝了三碗排骨绿笋汤,还想喝,可是,不好意思再要了。后来,我在厨房里看到了生绿笋,外壳真的是发绿的。师傅说,宿安的水质和沙质特别好,所以,宿安的绿笋颜色淡绿如玉,笋心最清甜。不过,挑选的时候,一定要选马蹄形的。”

伊谷春弯着手腕,打着马蹄的手势继续说:“锥形、扁长形及其他奇形怪

状的绿笋都是次品。没想到,第二天宿安水库就发生了强奸灭门大案。师傅带我过去。因为天热,发现的时候,尸体都臭了,腐水遍地,蛆虫乱爬,那时,我见的这种现场非常少,别说看了,被那种说不出的恶臭味一熏,我当场就吐了。师傅他们在现场洒了三瓶高粱酒,若无其事地勘验。我不断地吐,吐完再进去看,看了又吐。那天晚上,我们在宿安的街头小店吃饭,店家端上来的第一道菜是笋片爆腰花,我一看到那菜,哇的一声就跳出去狂吐。”

辛小丰笑了笑。伊谷春说:“你去过宿安吗?”

辛小丰摇头。

伊谷春说:“没有去过?其实那里离市区才十多公里。西陇大水库啊!”

辛小丰说:“也算去过,小时候去春游,老师带着我们,小朋友们带了很多吃的,果冻、酸奶、面包、牛肉干,看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,光记着吃了很多东西,回家都吃不下饭了。那时,我父母还没有离婚……”

辛小丰再次习惯性地用左手手指头将烟头慢慢捻灭,忽然,他想起了什么,马上按下窗子,把烟头扔了出去。

伊谷春说:“为什么?”

辛小丰说:“什么?”

伊谷春没有说话,辛小丰也不再问,他觉得伊谷春的目光有点儿异样。

过了好一会儿,伊谷春说:“我不介意,你可以把烟丝弄在车里面。”

辛小丰说:“我这是坏习惯。”

伊谷春看不上辛小丰的婆婆妈妈,骂是骂,但回到城里,他没有问辛小丰,就直接把车开到老城区的大花鸟市场,停好车后,他和辛小丰一起走进最大的鱼店。两个人蹲在金鱼柜台前的两个一米宽的大木盆里,一人握一柄白尼龙小漏勺,在密匝匝的小金鱼里找他们需要的鱼。

尾巴的白雪公主是一尾全身白得透明的拇指大的金鱼,鱼尾像白丝绸一样,特别长,两眼之间有一小块红斑。大木盆里有好几条白金鱼,在稠密的鱼群里穿梭,可是,两眼之间有小红斑的很难找。尾巴的小巫婆是一尾鼓着眼睛的胖黑色金鱼,没有什么特点,一下就找到了相似的。像红蝴蝶的看起来也很多,可是辛小丰固执地要找出两边胸鳍上都有豆大褐色斑块的,不然就不像原来的红蝴蝶。最后,老板把后院所有的鱼都倒进大木盆里,亲自帮着找,终于找到一尾接近的,但是比较小。辛小丰还是不太想要。

伊谷春蹲得头昏眼花,他站起来恶狠狠地说:“就这条!另外再买几条,就这样了!”

(摘自《烈日灼心》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)